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說郛卷四十六
上
下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孔廣枚

欽定四庫全書

說郛卷四十六上

元 陶宗儀 撰

北夢瑣言

孫光憲

唐宣宗皇帝好儒雅每直殿學士從容未嘗不論前代興亡頗留心貢舉嘗於殿柱上自題曰鄉貢進士李某或宰臣出鎮賦詩以贈之詞皆清麗凡對宰臣言政事即終日忘倦洎僖宗皇帝好蹴毬鬪鷄為樂自以能於步打謂俳優石野猪曰朕若作步打進士亦合得一狀

元野豬對曰或遇堯舜禹湯作禮部侍郎陛下不免且落第帝笑而已原其所好優劣即聖政可知也

太尉李德裕幼神俊憲宗賞之坐於膝上父吉甫每以敏辯誇於同列武相元衡召之謂曰吾子在家所嗜何書意欲探其志也德裕不應翌日元衡具告吉甫因戲曰公誠涉大痴耳吉甫歸以責之德裕曰武公身為帝弼不問理國調陰陽而問所嗜書者成均禮部之職也其言不當所以不應吉甫復告元衡大慙由是振名

唐大中年兗州奏先差赴慶州行營押官鄭神佐陣沒
其室女年二十四先亡父未行營已前許嫁右驍雄軍
健李玄慶未受財禮阿鄭知父神佐陣沒遂與李玄慶
休親截髮往慶州北懷安鎮收亡父遺骸到兗州瑕丘
縣進賢鄉與亡母合墓訖便於塋內築廬以居識者曰
女子適邊取父遺骸合墓烈而且孝誠可嘉也廬墓習
於近俗國不能禁非也廣引禮經而證之

杜邠公悰司徒佑之孫父曰從郁歷遺補畿令悰尚憲

宗岐陽公主累居大鎮復居廊廟無他才未嘗延接寒素甘食竊位而已有朝士貽書于悰曰公以碩大敦龐之德生于文明之運矢厥謨猷出入隆顯極言譏之文多不錄時人號為禿角犀凡蒞藩鎮未嘗斷獄繫囚死而不問宜其責之嗚呼處高位而妨賢享厚祿以豐已無功於國無德於民富貴而終斯又何人也子孫不享何莫由斯

唐文宗皇帝謂宰臣曰太宗得魏徵採拾闕遺弼成聖

政今我得魏暮於疑似之間必極匡諫雖不敢希及貞
觀之政庶幾處無過之地今授暮右補闕委舍人善為
之詞又問暮曰卿家有何圖書暮曰家書悉無唯有文
貞公笏在文宗令進來鄭覃在側曰在人不在笏文宗曰
卿渾未曉但甘棠之義非要笏也

咸通中進士皮日休進書兩通其一請以孟子為學科
其畧云臣聞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
史之降者不過乎子不異道者孟子也捨是而子者必

斥乎經史為聖人之賊也云云文多不載請廢莊列之
書以孟子為主有能通其義者其科選同明經也其二
請以韓文公愈配饗太學其畧曰臣聞聖人之道不過
乎求用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於死後則萬世可
知也云云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於文中子文中子
之道曠矣其幾於室授者唯韓愈焉蹴躡楊墨蹂踐釋
老故得孔道炳然如日星焉吾唐以來一人而已苟不
得在二十一賢之數則典禮未為備也

唐段相文昌家寓江陵少以貧窶修進常患口食不給
每聽曾口寺齋鐘動輒詣謁食為寺僧所厭自此乃齋
後扣鐘冀其晚至而不逮食也後入登台座連出大鎮
拜荆南節度有詩題曾口寺云曾遇閣黎飯後鐘蓋為
此也富貴後打金蓮花盆盛水濯足徐相商致書規之
鄒平曰人生幾何要酬平生不足也夏侯孜相國未偶
伶俜風塵蹇驢無故墜井每及朝士之門舍逆旅之館
多有齟齬時人號曰不利市秀才後登將相何先塞而

後通也

唐渤海王太尉高公駢鎮蜀日因巡邊至資中郡舍於
刺史衙對郡山頂有開元佛寺是夜黃昏僧禮讚螺唄
間作渤海命軍候悉擒械之來晨笞背斥逐召將吏而
謂之曰僧徒禮念亦無罪過但以此寺十年後當有禿
丁數千作亂我以是厭之其後土人皆髡髮執兵號大
髡小髡據此寺為寨陵脅州將果叶渤海之言

唐鄭愚尚書廣州人雄才奧學擢進士第敷歷清顯聲

稱烜然而性本好華以錦為半臂崔魏公鉉鎮荆南滎陽除廣南節制經過魏公以常禮延遇滎陽舉進士時未嘗以文章及魏公門此日於客次換麻衣先贄所業魏公覽其卷首尋已賞嘆至三四不覺曰真銷得錦半臂也

唐相國韋公宙善治生江陵府東有別業良田美產最號膏腴而積稻如坻皆為滯穗大中初除廣州節度使宣宗以番禺珠翠之地垂貪泉之戒京兆從容奏對曰

江陵莊積穀尚有七十堆固無所貪宣皇曰此可謂之足穀翁也

唐劉僕射崇龜以清儉自居甚招物論嘗召同列餐苦蕒餽朝士有知其矯乃潛問小蒼頭曰僕射晨餐何物蒼頭曰潑生吃了也朝中聞而哂之又鎮番禺效吳隱之為人京國親知貧乏者顯侯濡救但畫荔枝圖自作賦以遺之後薨於嶺表扶護靈櫬經渚宮家人鬻海珍珠翠于市時人譏之

唐荊州衣冠藪澤每歲解送舉人多不成名號曰天荒
解劉蛻舍人以荊解及第號為破天荒爾來余知古關
圖常修乃荊州之居人也率有高文連登上科關即衙
前將校之子也及第歸鄉都押已下為其張筵乃指盤
上罇甌戲老校曰要校卒為者其人以醋樽進之曰此
亦校卒為者也席人大噉

唐薛澄州昭緯即保遜之子也恃才傲物亦有父風每
入朝省弄笏而行傍若無人好唱浣溪紗詞知舉後有

一門生辭歸鄉里臨歧獻規曰侍郎重德某乃受恩爾
後請不弄笏與唱浣溪紗即某幸甚時人謂之至言有
小吏常學其行步揖遜薛公知之乃召謂曰試於庭前
學得似則恕汝罪於是下簾擁姬妾而觀之小吏安詳
傲然舉動酷似笑而舍之路侍中巖在西蜀嘗夏日
納涼於毬場廳中使院小吏羅九臯中庭步履有似裴
條郎中大貂遙見促召衫帶遍視方知其非因笞之
唐柳僕射仲賢鎮鄴城有一婢失意將婢於城都鬻之

蓋巨源使君乃西川大校累典大郡宅在苦竹溪女僮
具以柳婢言導蓋公欲之乃取歸其家女工之具悉隨
之日夕賞其巧技或一日蓋公臨街窺牕柳婢在侍通
衢有鬻綾羅者從牕下過召之就宅蓋公於束縑內選
擇邊幅舒卷揲之第其厚薄酬酢可否柳婢失聲而仆
似中風恙命扶之而去一無言語但令與還女僮家翌
日而瘳詰其所苦青衣曰某雖賤人曾為柳家細婢死
則死矣安能事賣絹牙郎乎蜀都聞之皆嗟嘆也清族

之家率由禮則蓋公暴貴未知士風為婢僕所譏宜矣哉

乾符後宮娥皆以木圍頭由是四方效之唯內官各自出樣匠人曰斫軍容頭至是果驗也

王贊侍郎中朝名士有弘農楊蘧者曾到嶺外見陽朔荔浦山水談不容口以階緣嘗得接琅琊從容不覺形於言曰侍郎曾見陽朔荔浦山水乎瑯琊曰某未曾打人脣綻齒落安得而見因之大笑楊宰俄而選求彼邑

挈家南去亦州縣官中一高士也

沈詢侍郎清粹端美神仙中人也制除山北節旄京城
誦曹唐游仙詩云玉詔新除沈侍郎便分茅土領東方
不知今夜游何處侍從皆騎白鳳凰即風姿可知也蔣
凝侍郎亦有人物每到朝士家人以為祥瑞號水月觀
音前代潘安仁衛叔寶何以加此唐末朝士中有人物
者時號玉笋班

歸登尚書每浴必屏左右自於浴斛中坐移時或有外

窺者見一巨龜吹水也性甚嗇嘗爛一羊脾旋割旋噉封其殘者一旦內子於封處割食八座不見元封大怒其內由是沒身不食肉斯亦愈於和嶠之流也

唐盧延讓業詩二十五舉方登一第卷中有狐衝官道過狗觸店門開之句租庸張濬親見此事每稱賞之又
有飢貓臨鼠穴饞犬舐魚砧之句為成中令泂見賞又
有栗爆燒羶破貓跳觸鼎翻為王先王建所賞盧謂人
曰平生投謁公卿不意得力於貓兒狗子也人聞而笑

之盧有詩云不同文賦易為是者之乎復入翰林閣筆
而已同列戲之曰不同文賦易為是者之乎竟以不稱
職數日而罷

唐滎陽鄭準以文筆依荊州成中令常欲比肩陳玩自
集其所作為三卷號劉表軍書雖有冒襟而辭體不雅
至祝朝貴書云中書令舍人曰草麻通事舍人曰奏可
又賀襄州趙令嗣襲其書云不沐浴佩玉而有祁兆不
登山取符而無恤封是於慶賀中顯言其庶賤也鄰道

之敬其若是乎應舉日詩卷題水牛曰護犢橫身立逢
人揭尾跳朝士以為大笑

唐金吾大將軍張直方西班倜儻勲臣也好接賓客歌
妓絲竹甲於他族與裴相國休相對相國始麻衣就試
執金慕其風采因裴造謁執金款待異禮他日朝中盛
稱裴秀才文藝朝賢訝之相國恐涉雜交不遑安處自
是不敢更歷其門執金頻召不往或曰裴秀才方謀進
取慮致物譽非是偃蹇一日又名傳語曰若不訪及即

更奉薦裴益悚惕

唐天祐三年拾遺充史館修撰崔瑒進狀以堂叔母在
孟州濟源私莊抱疾加甚無兄弟奉養無強近告投兼
以年將七十地絕百里闕視藥膳不遑曉夕遂乞假躬
往侍疾勅旨依允時人義之或曰避禍而享義名亦智
也

李罕之河陽人也少為桑門無賴所至不容曾乞食於
滑州酸棗縣自旦至晡無與之者擲鉢于地毀僧衣投

河陽諸葛爽為卒罕之即僧號便以為名素多力或與人相毆毆其左頰右頰流血爽尋署為小校每遣討賊無不擒之蒲絳之北有摩雲山設堡柵于上號摩雲寨前後不能攻取時罕之下馬自此號李摩雲累歷郡侯河南尹節將官至侍中卒於汴州荆南成汭之流也唐乾符中荊州節度使晉公王鐸後為諸道都統時木星入南斗數夕不退晉公觀之問諸知星者吉凶安在咸曰金火土犯斗即為災唯木當為福耳或然之時有

術士邊岡洞曉天文精通歷數謂晉公曰唯斗帝王之
宮宿唯木為福神當以帝王占之然則非福於今必當
有驗於後未敢言之他日晉公屏左右密問岡曰木星
入斗帝王之兆木在斗中朱字也識者言唐世嘗有緋
衣之讖或言將來革運或姓裴或姓牛以為裴字為緋
衣牛字著人即朱也所以裴晉公度牛相國僧孺每罹
此謗李衛公斥周秦行紀乃斯事也安知鍾於礪山之
朱乎

鄴王羅紹威喜文學好儒士每命幕客作四方書檄小
不稱旨壞裂抵弃自劈牋起草下筆成文又癖於七言
詩江東有羅隱為錢鏐客紹威申南阮之敬隱以所著
文章詩賦酬寄紹威大傾慕之乃目其所為詩集曰偷
江東今鄴中人士多有諷誦

晉王之入魏博劉鄩先屯洹水寂若無人因令覘之云
城上有旗幟來往晉王曰劉鄩一步一計未可輕進更
令審探果縛芻為人插旗於上以驢負之循堞而行故

旗幟嬰城不息問城中羸老者曰軍去已二日矣果私趨黃澤欲寇大原以霖潦不克進其計謀如是

亂離以來官爵過濫封王作輔狗尾續貂天成初桂州節度觀察使馬爾即湖南馬殷之弟本無功德品秩已高制詞云爾名尊四輔位冠三師既非品秩升遷難以井田增益此要語也議者以名器假人至此賈誼所以長歎息也

太傅致仕趙光逢仕唐及梁薨於天成本文學德行風

神秀異號曰玉界尺敷歷臺省入翰林御史中丞梁時
同平章事時以兩登廊廟四退丘園百行五常不欺暗
室縉紳仰之

禮部尚書崔貽孫年過八十求進不休囊橐之資素有
貯積性好干人喜得小惠左降之後二子爭財吉甘醫
藥咸不供侍書責其子曰生有明君真宰死有天曹地
府無為老朽豈放爾邪為縉紳之笑端

杜陽雜編卷上

蘇鶚

代宗廣德元年吐蕃犯便橋上幸陝王師不利常有紫
氣如車蓋以迎馬首及迴潼關上嘆曰河水洋洋送朕
東去上至陝因望鐵牛蹶然謂左右曰朕年十五六宮
中有尼號功德仙言事往往神驗屢撫吾背曰天下有
災遇牛方迴今見牛也朕將迴爾是夜夢黃衣童子歌
於帳前曰中五之德方戕戕胡胡呼呼何奈何詰旦上
具言其夢侍臣咸稱土德當王吐蕃破滅之兆也

黃衣
土之

色中五土之數我我者高盛之義也是月副元帥郭子儀與大將李忠義

渭北節度使王仲昇克復京都吐蕃大潰上還宮闕圖
功臣於凌煙閣上因謂子儀曰安祿山僭亂中原是卿
再安皇祚昨朕蒙塵卿復戮力今日天下乃卿與我也
雖圖券不足以褒元老因泣下霑衣子儀伏於上前嗚
咽流涕曰老臣無復致命久矣但慮衰老不堪王事賴
仗陛下宗廟社稷之靈以成微績上因命御馬九花虬
并紫玉鞭轡以賜子儀知九花之異固陳讓者久之上

曰此馬高大稱卿儀質不必讓也

子儀身長六尺餘

九花虬即

范陽節度李德山所貢額高九寸毛拳如麟頭頸鬃鬣真虬龍也每一嘶則羣馬聳耳以身被九花文故號為

九花虬

亦有獅子
驄皆其類

上東幸觀獵於田不覺日暮忽顧謂

左右曰行宮去此幾里奏曰四十里上遂令速鞭恐闕夜而九花虬緩緩然若行五里而已侍從奔驟無及者上以為超光超影之匹也

王子年拾遺記周穆王有八駿號超光超影逐日者

自

是益加鍾愛既復京師特賜子儀崇功臣也

上嘗幸興慶宮於複壁間得寶匣匣中獲玉鞭鞭未有
文曰軟玉鞭即天寶中異國所獻光可鑑物節文端妍
雖藍田之美不能過也屈之則頭尾相就舒之則勁直
如繩雖以斧鑿鍛斫終不傷缺上嘆為異物遂命聯蟬
繡為囊碧玉絲為鞘碧玉蠶絲即永泰元年東海彌羅
國所貢云其國有桑枝幹盤屈覆地而生大者連延十
數頃小者蔭百畝其上有蠶可長四寸其色金其絲碧
亦謂之金蠶絲縱之一尺引之一丈撚而為鞘表裏通

瑩如貫其韌雖併十夫之力挽之不斷為琴瑟絃則鬼神悲愁忤舞為弩絃則箭出一千步為弓絃則箭出五百步上令藏之於內府至朱泚犯禁闈其鞭不知所在

故水部賈嵩
員外所傳也

上寬厚之德出於天然為兒時常為玄宗器之每坐於玉案前熟視上貌謂武惠妃曰此兒甚有異相他日亦是吾家一有福天子也因命取上清珠以絳紗裹之繫於頸上上清珠即開元初罽賓國所貢

罽賓國
在西海

其珠光

明潔白可照一室視之則出仙人玉女雲鶴絳節之象
搖動於其中及上即位寶庫中往往有神光異氣掌庫
者具以事告上曰豈非上清珠耶遂令出之絳紗猶在
乃泣然流涕徧示近臣曰此我為兒時明皇所賜也遂
令貯之於翠玉函置之于卧內忽有水旱兵革之災上
每虔祝之無不應驗

大歷中日林國獻靈光豆龍角釵其國在海東北四萬
里國西南有怪石方數百里光明澄澈可鑑人五藏六

腑亦謂之仙人鏡其國人有疾輒照其形遂知起於某
藏腑即自採神草餌之無不愈焉靈光豆大小類中國
之菜豆其色殷紅而光芒長數尺本國人亦呼為詰多
珠和石上菖蒲葉煮之即大如鷲卵其中純紫秤之可
重一觔上啗一丸香美無比而數日不復言飢渴龍角
釵類玉而紺色上刻蛟龍之形精巧奇麗非人所製上
因賜獨孤妃與上同遊龍舟池有紫雲自釵上而生俄
頃滿于舟楫上命置之掌內以水噴之遂化為二龍騰

空東去

上崇奉釋氏每春百品香和銀粉以塗佛室遇新羅國
獻五彩氍毹製度巧麗亦冠絕一時每方寸之內即有
歌舞伎樂列國山川之象忽微風入室其上復有蜂蝶
動搖鸞雀飛舞俯而視之莫辨真假又獻萬佛山可高
一丈因置山於佛室以氍毹藉其地焉萬佛山則彫沉
檀珠玉以成之其佛之形大者或逾寸小者七八分其
佛之首有如黍米者有如半菽者其眉目口耳螺髻毫

相無不悉具而更鏤金玉水精為幡蓋流蘇菴羅薜蔔
等樹構百珽為樓閣臺殿其狀雖微而勢若飛動又前
有行道僧徒不啻千數下有紫金鐘徑濶三寸上以龜
口銜之每擊其鐘則行道之僧禮首至地其中隱隱謂
之梵音蓋闕戾在乎鐘也其山雖以萬佛為名其數則
不可勝紀上因置九光扇于巖巘間四月八日召兩衆
僧徒入內道場禮萬佛山是時觀者歎非人工及覩九
色光於殿中咸謂之佛光即九光扇也由是上令三藏

僧不空念天竺密語千口而退

傳之於僧惟籍

李輔國恣橫無君上切齒久矣因寢夢登樓見高力士領兵數百鐵騎以戟刺輔國首流血灑地前後歌呼自北而去遣謁者問其故力士曰明皇之令也上覺亦不敢言輔國尋為盜所殺上異之方以夢語於左右先是肅宗賜輔國香玉辟邪二各高一尺五寸奇巧殆非人間所有其玉之香可聞於數百步雖鑊之於金函石匱終不能掩其氣或以衣裾誤拂則芬馥經年縱澣濯數

四亦不消歇輔國常置於座側一日方巾櫛而辟邪忽
一大笑一悲號輔國驚愕失據而蹶然者不已悲號者
更涕泗交下輔國惡其怪碎之如粉以投廁中其後常
聞冤痛之聲其輔國所居里巷酷烈彌月猶在蓋春之
為粉而愈香故也不周歲而輔國死焉初辟辟邪輔國
嬖孽慕容宮人知異常物隱屑二合而魚朝恩不惡輔
國之禍以錢三十萬買之及朝恩將伏誅其香化為白
蝶竟天而去當時議者以竒香異寶非人臣之所蓄也

輔國家藏珍玩皆非人世所識夏則於堂中設迎涼之
 草其色類碧而榦似苦竹葉細如杉雖若乾枯未嘗彫
 落盛暑東之牕戶間而涼風自至鳳首木高一尺彫刻
 鸞鳳之狀形似枯槁毛羽脫落不甚盡雖嚴凝之時置
 諸高堂大厦之中而和煦之氣如二三月故列名為常
 春木縱烈火焚之終不焦黑焉

涼草鳳木或出於薛王
 宅十洲記事火林有不

焚之木殆非
 此類者耶

魚朝恩專權使氣公卿不敢仰視宰臣或決政事不預

謀者則睚眦曰天下之事豈不由我乎於是上惡之而朝恩幼子曰令徽年十四五始錄事於內殿上以朝恩故遂特賜綠馬未決旬月同列黃門位居令徽上者因叙立於殿前恐其後至遂爭路以進無何誤觸令徽臂乃馳歸告朝恩以班次居下為同列所欺朝恩怒翌日於上前奏曰臣幼男令徽位處衆僚之下願陛下特賜金章以超其等不由緋便求紫上未及語而朝恩已令所司捧紫衣而至令徽即謝於殿前上雖知不可強謂朝恩曰

卿兒著章服大宜稱也魚氏在朝動無畏憚他皆倣此
其同列黃門尋遭斥逐於嶺表及朝恩被誅天下無不
快焉

上纂業之始多以庶務託於鈞衡而元載專政益墮國
典若非良金重寶趙趙左道則不得出入於朝廷及常
袞為相雖賄賂不行而介僻自專少於分別故升降多
失其人或同列進擬稍繁則謂之沓伯由是京師語曰
常無分別元好錢賢者愚而愚者賢時崔祐甫素公直

與衆言曰朝廷上下相蒙善惡同致清曹峻府為鼠輩
養資豈裨皇化耶由是益為持權者所忌至建中初祐
甫執政人心方有所歸元載末年造雲輝堂於私第雲
輝香草名也出于閩國其香潔白如玉入土不朽爛春
之為屑以塗其壁故號雲輝堂焉而更構沉檀為梁棟
飾金銀為戶牖內設懸黎屏風紫綃帳其屏風本楊國
忠之寶也屏上刻前代美女伎樂之形外以玳瑁水犀
為押又絡以真珠瑟瑟精巧之妙殆非人工所及紫綃

帳得於南海溪洞之酋帥即絞綃之類也輕踈而薄如
無所礙雖屬凝冬而風不能入盛夏則清涼自至其色
隱隱焉不知其帳也謂載卧內有紫氣而服玩之奢僭
擬於帝王之家雲輝之前有池悉以文石砌其岸中有
蘋陽花亦類白蘋其花紅大如牡丹不知自何而來也
更有碧芙蓉香潔茁茁偉於常者載因暇日憑欄以觀
忽聞歌聲清響若十四五女子唱焉其曲則玉樹後庭花
也載驚異莫知所在及審聽之乃芙蓉中也俯而視之

聞喘息之音載惡之既甚遂剖其花一無所見即秘之
不令人說及載受戮而逸奴為平盧軍卒人故得其實
載龍髯紫拂色如爛椹可長三尺削水精為柄刻紅玉
為環鈕或風雨晦冥臨流沾濕則光彩動搖奮然如怒
置之於堂中夜則蚊蚋不敢入拂之為聲雞犬牛馬無
不驚逸若垂之池潭則鱗介之屬悉俯伏而至引水於
空中則成瀑布三五尺未嘗輒斷燒鶩肉燻之則焮焮
焉若生雲霧厥後上知其異屢言之載不得已而遂進

焉

載自云得於洞庭道士張知和

載寵姬薛瑤英攻詩書善歌舞仙姿

玉質肌香體輕雖旋波搖光飛鶯綠珠不能過也瑤英之母趙娟亦本岐王之愛妾也後出為薛氏之妻生瑤英而幼以香啗之故肌香也及載納為姬處金絲之帳却塵之褥其褥出自勾驪國一云是却塵之獸毛所為也其色殷鮮光軟無比衣龍綃之衣一襲無一二兩搏之不盈一握載以瑤英體輕不勝重衣故於異國以求是服也唯賈至揚公南與載友善故往往得見歌舞至

因贈詩曰舞怯銖衣重笑疑桃臉開方知漢武帝虛築

避風臺

王子年拾遺記趙飛鶯體
輕恐暴風帝為築臺馬

公南亦作長歌褒美

其略曰雪面澹娥天上女鳳簫鸞翅欲飛去玉釵碧翠
步無塵楚腰如柳不勝春瑤英善為巧媚載惑之怠於
庶務而瑤英之父曰宗本凡曰從義與趙媚遞相出入
以構賄賂號為關節更與中書主吏卓倩等為腹心而
宗本輩以事告者載未嘗不領之天下齎寶貨求大官
職無不恃載權勢指薛卓為梯媒及載死瑤英自為俚

妻矣論者以元載喪令德而崇貪名自一婦人而致也

傳於進士賈遂

德宗皇帝英明果斷無以比德每進用公卿大臣莫不出自宸衷若聞一善可錄未嘗不稱獎之百官對揚如稍稱旨無不擡眉聳聽朝退即輒書其姓名於座側或有獎用多所稱職故卿大夫已下謂上聖英睿每與宰臣從容詢訪時政往往呼其行第其尚賢進善皆此類也及上蒙塵幸奉天翰林學士姜公輔屢進嘉謀深叶

上意初涇原兵亂長安公輔奏云朱泚甚有反狀不如

早為之所無令為兇逆也上倉皇之狀不暇聽從更云朱泚

素鎮涇原頗得將士心今罷兵權居常悒悒不如詔之以從鑿駕不然即斬之以絕後患及聞段秀

實之死上執公輔手曰姜公姜公先見之明可謂神略

矣盧杞朕擢自郡守坐於廟堂自陳百口之說何獨悞

我也盧杞常言以百口保朱泚不反上將欲幸奉天自攜火精劍出內

殿因嘆曰千萬年社稷豈為狗鼠所竊邪遂以劍斫檻

上鐵狻猊應手而碎左右皆呼萬歲上曰若碎小寇如

斬後猊不足憂也及乘輿遇夜侍從皆見上仗數尺光明即火精劍也建中二年大林國所貢云其國有山方數百里出神鐵其山有瘴毒不可輕為採取若中國之君有道神鐵即自流溢鍊之為劍必多靈異其劍之光如電切金玉如泥以朽磨之則生煙焰以金石擊之則火光流起上始於行在無藥餌以備將士金瘡時有裨將為流矢所中上碎琥珀匣以賞之其匣則火精劍匣也近臣諫曰陛下奈何以裨將金瘡而碎琥珀匣上曰

今朱泚逆恣欲危社稷是軍中藉材用人之際而戰士
有瘡如朕身之瘡也昔太宗剪鬚以付英公今朕以人
為寶豈以劍匣為寶也左右及中外聞者無不感悅初
上欲西行有知星者奏上曰逢林即住上曰豈可令朕
處林木間乎姜公輔曰不然但以地名亦應也及奉天
尉賈隱林謁上於行在上觀隱林氣宇雄俊兼是忠烈
之家而名叶知星者語隱林即天寶末
賈循之猶子也上因延於卧内
以採籌略之深淺隱林於御榻前以手板畫地陳攻守

之策上甚異之隱林因奏曰臣昨夜夢日墜地臣以頭戴日上天上曰日即朕也此來事莫非前定遂拜為侍御史糾劾行在尋遷左常侍後駕遷幸梁州而隱林卒二年夏五月京師副元帥李晟收復宮闕朱泚走涇原而兵士纔餘數百人昏忽迷路不辨南北因問路於田父田父對曰豈非朱太尉邪偽宰相源休止之曰漢皇帝泚偽田父曰天不長亢地不生惡蛇不為龍鼠不為虎天網恢恢去將何適泚怒將殺之忽亡其所在及去

涇州百餘里泚忽馬上叩頭稱乞命而手足紛紜若有
拒捍因之墜馬良久復蘇左右扶上馬問其故泚曰見
段司農劉海賓杖戈執戟與朕相敵不堪其苦也時將
士聞者益懷異意翌日達涇州偽節度使田希鑒閉門
不納遂至寧州彭原縣為心腹衛士韓旻薛綸朱維孝
等逼而墜竄將殺之泚謂旻曰汝等朕所鍾愛今將敗
績可忍共殺邪旻曰誠為陛下腹心失則不可共為塗
炭今借陛下之首以取富貴也言未終泚首已斷泚始

亂長安源休姚令言等廣陳圖讖以堅泚意及為偽宰
相日益自負休乃收圖書貯倉廩作蕭何事業或聞王
師不利而喜色出面謂令言曰天下將定吾等之功豈
後於蕭何矣令言曰漢皇未弱於劉季休退語偽黃門
侍郎蔣諫曰若度其才即吾為蕭姚為曹耳識者聞之
謂休不耐官職喬琳雖受偽官而情好諧戲因語舊僚
曰源公真所謂火迫鬱戾耳

代宗朝異國所獻奇禽馴獸自上即位多放棄之建中

二年南方貢朱來鳥形有類於戴勝而紅背紺尾尾長
於身巧解人語善別人意其音清響聞于庭外數百步
宮中多所憐愛常為玉屑和香稻以啗之則其聲益加
寥亮夜則棲於金籠晝則飛翔于庭廡而俊鷹大鷗不
敢近一日為巨鵬所搏而斃宮中無不歔歔或遇其籠
自開內人有善書者於金華紙上為朱來鳥寫多心經
及朱泚犯禁闈朱來鳥之兆明矣又大歷中澤潞有僧
號普滿隨意所為不拘僧相或歌或哭莫喻其旨以言

事往往有驗故時人比為萬迴建中初於潞州佛舍中

題詩數篇而亡去所記者云此水連涇水雙珠血滿川

青牛將赤虎還號太平年

此水者泚字涇水者自涇州兵亂雙珠者泚與弟滔青牛

者興元二年乙丑歲乙木也丑牛也是歲改貞元元年丙火寅虎也是歲賊平故也

上切於時政而頗倚注于台衮之臣每命相密召學士

草詔及進本上輒多改注即顧謂左右曰朕處渠等極

位復以美詞褒之所冀為朕戮力同心以成大化既用

崔祐甫為相悉以國務委之而祐甫事無巨細悉皆陳

諫上曰朕與卿道合天下細事卿宜隨便剖奏無乃多疑朕也自是祐甫之道益所公當及楊公南盧杞執政報恩復讐紊亂綱紀朝野為之戢手公南既殺劉晏士庶莫不冤痛之明年公南得罪賜死崖州時人謂劉相

公冤報矣

建中元年七月乙丑楊殺晏二年十月乙未貶楊為崖州司戶去州百里賜死實錄云七月庚

干晏已受誅使迴云至乙丑下詔殺之

上每臨朝多令徵四方丘園才能學術直言極諫之士由是提筆貢藝者滿於闕下上親自考試用絕請託之

門是時文學相高公道大振得路者咸以推賢進善為
意上試制科於宣政殿或有詞理乖謬者即濃筆抹之
至尾如輒稱旨者必翹足朗吟翌日則徧示宰臣學士
曰此皆朕門生也是以公卿大臣已下無不服上藻鑒
宏詞獨孤受所司試放馴象賦及進其本上自覽考之
稱嘆者久因吟其句曰化之式孚則必受乎來獻物或
違性斯用感於至仁上以受為知去就故特書第三等
先是代宗朝文單國累進馴象三十有二上即位悉令

放之於荆山之南而受不辱其來獻不傷其放棄故賞其知去就焉

貞元三年中常侍自蜀使迴進瑞鞭一具文節高有麟鳳龜龍之形體質微而鱗甲毛羽無不備具其色照爛有類琥珀於暗中揮之有如電光上雖不好寶貨祥瑞及覽此鞭頗甚稱旨稱歎遂置之於明珠匣其匣蓋飾以明珠者也

上西幸有二馬一號神智驄一號如意騮皆耳中有毛

引之可長一尺

相馬經云耳中有毛長一尺者日行千里

而進退緩急皆如

上意故謂之功臣一日花木方春上欲幸諸苑內廐控

馬侍者進瑞鞭上指二駿語近臣曰昔朕西幸有二駿

謂之二絕今獲此鞭可謂三絕矣遂命酒飲之左右引

翼而去因吟曰鴛鴦赭白齒新齊晚日花間落碧蹄玉

勒乍迴初噴沫金鞭欲下不成嘶

中書舍人韓翊詩也

八年吳明國

洞冥記有吳明之瓏

貢常燃鼎鸞蜂蜜云其國去東

海數萬里經挹婁沃沮等國

挹婁沃沮皆出漢東夷傳

其土宜五穀

珍玉尤多禮樂仁義無剽劫人壽二百歲俗尚神仙術
而一歲之內乘雲控鶴者往往有之常望有黃氣如車
蓋知中國有土德王遂願入貢焉常燃鼎量容三斗光
潔類玉其色純紫每修飲饌不熾火而俄頃自熟香潔
異於常等久食之令人反老為少百疾不生鸞蜂蜜云
其蜂之聲有如鸞鳳而身被五彩大者可重十餘斤為
窠於深巖峻嶺間大者占地二三畝國人採其蜜不過
三二合如過度則有風雷之異若蜈蚣螫人則生瘡以石

上菖蒲根傳之即愈其蜜色碧常貯之於白玉椀表裏
瑩徹如碧琉璃久食之令人長壽顏如童子髮白者應
時而黑及沉疴眇跛諸僻惡之病無不療焉

杜陽雜編卷中 蘇鶚

順宗皇帝即位歲拘弭國貢却火雀一雄一雌履水珠
常堅冰變晝草其却火雀純黑大小似鶩其聲清殆不
類尋常禽鳥置於火中火自散去上嘉其異遂盛於水
精籠懸於寢殿夜則官人持蠟炬以燒之終不能損其
毛羽履水珠色黑類鐵大於鷄卵其上鱗皴其中有竅
云持入江海內可行于洪波之上下上始不謂之實遂
命善浮者以五色絲貫之繫於左臂

毒龍畏
五色絲

遣入龍池

其人則步驟於波上若在地亦潛於水中良久復出而徧體略無濡濕上竒之因以御饌賜使人至長慶中嬪御試弄於海池上遂化為黑龍入于池內俄而雲煙暴起不復追討矣常堅冰云其國有大凝山中有冰千年不釋及齋至京師潔冷如故雖盛夏赭日終不稍消嚼之即與中國者無異變畫草有類芭蕉可長三尺而一莖千葉樹之則百步內昏黑如夜始藏于百寶匣中其上緘以胡書上見而怒曰背明向暗之物是何貴也

遂命并匣焚之於使前綈初不為樂及退謂鴻臚曰本國以變書為異今皇帝以向暗為非可謂明德也

永貞元年南海貢竒女盧眉娘年十四

眉娘生而眉如綠細長也

稱

本北祖帝師之裔自大足中流落於嶺表

後漢盧景祚景宣景路景

融兄弟四人皆為帝師因號為帝師也

幼而慧悟工巧無比能於一尺絹

上繡法華經七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粒而點畫分明細於毛髮其品題章句無有遺闕更善作飛仙蓋以絲一縷分為三縷染成五彩於掌中結為傘蓋五重其中有

十洲三島天人玉女臺殿麟鳳之象而外列執幢捧節之童亦不啻千數其蓋闊一丈秤之無三數兩自煎靈香膏傅之則虬硬不斷上歎其工謂之神助因令止於宮中每日但食胡麻飯二三合至元和中憲宗皇帝嘉其聰慧而竒巧遂賜金鳳環以束其腕知眉娘不願住禁中遂度以黃冠放歸南海仍賜號曰逍遙及後神遷香氣滿室弟子將葬舉棺覺輕即撤其蓋惟有藕屨而已後入海人往往見乘紫雲遊於海上是時羅浮處士

李象先作盧逍遙傳而象先之名無聞故不為世人傳
焉

憲宗皇帝寬仁大度不妄喜怒及便殿與宰臣言政事
莫不嚴肅容貌是以進善出惡俗泰刑清而天下風化
矣或延英入閣未嘗不以生民哀樂為意或四方進歌
舞妓樂上皆不納則謂左右曰六宮之內嬪御已多一
旬之中資費盈萬豈可剝膚搥髓強娛耳目耶其儉德
憂人皆此類也

吳元濟之亂淮西以宰臣裴度為元帥及對於殿上曰
偽蔡稱兵朕於擇帥甚難其人也且安天下用將帥如
造大舟以越滄海其功則多其成則大一日萬里無所
不屆若乘一葉而蹈洪波其功也寡其覆也速朕今託
元老以摧狂寇真謂一日萬里矣度曰微臣無狀叨蒙
大用唯慮一丸之卵不足以勝太山款段之馬不足以
行千里但竭臣至忠以仗宗廟之靈臣雖不才敢以死
効命泣下沾濡若不勝語上亦為之動容

元和五年內給事張惟則自新羅使迴云於海上泊洲
島間忽聞鷄犬鳴吠似有烟火遂乘月閒步約及一二
里則見花木臺殿金戶銀闕其中有數公子戴章甫冠
著紫霞衣吟嘯自若惟則知其異遂請謁見公子曰汝
何所從來惟則具言其故公子曰唐皇帝乃吾友也汝
當旋去為吾傳語俄而命一青衣捧金龜印以授惟則
乃置之於寶函復謂惟則曰致意皇帝惟則遂置之還
舟中迴顧舊路悉無踪蹟金龜印長五寸上負黃金玉

印面方一寸八分其篆曰鳳芝龍木受命無疆惟則達
京師即具以事進上曰朕前生豈非仙人乎及覽龜印
歎異良久但不能諭其文爾因命緘以紫泥玉鑲致于
帳內其上往往見五色光可長數尺是月寢殿前連理
樹上生靈芝二株宛如龍鳳上因嘆曰鳳芝龍木寧非
此驗乎

上好神仙不死之術而方士田佐元僧大通皆令入宮
禁以鍊石為名時有處士伊祁玄解緝髮童顏氣息香

繫常乘一黃牝馬纜高三尺不啗芻粟但飲醇酎不施
韁勒唯以青氊藉其背常遊歷青兗間若與人款曲語
話千百年事皆如目擊上知其異人遂令密召入宮處
九華之室設紫茭之席飲龍膏之酒紫茭席色紫而類
茭葉光軟香淨冬溫夏涼龍膏酒黑如純漆飲之令人
神爽此本烏弋山離國所獻

烏弋山離國見
班固西域傳

上每日親

訪問頗加敬仰而玄解魯朴未嘗嫻人臣禮上因問曰
先生春秋既高而顏色不老何也玄解曰臣家于海上

常種靈草食之故得然也即於衣間出三等藥實為上
種於殿前一曰雙麟芝二曰六合葵三曰萬根藤雙麟
芝色褐一莖兩穗隱隱形如麟頭尾悉具其中有子如
瑟瑟焉六合葵色紅而葉類於莢葵始生六莖其上合
為一株共生十二葉內出二十四花花如桃花而一朵
千葉一葉六影其成實如相思子萬根藤一子而生萬
根枝葉皆碧鈎連盤屈可蔭一畝其花鮮潔狀類芍藥
而藥色殷紅細如絲髮可長五六寸一朵之內不啻千

莖亦謂之絳心藤靈草既成人莫得見玄解請上自采
餌之頗覺神驗由是益加禮重遇西域有進美玉者二

亡其
國名

一圓一方徑各五寸光彩凝冷可鑑毛髮時玄解

方坐於上前熟視之曰此一龍玉也一虎玉也上驚而
問曰何謂龍玉虎玉邪玄解曰圓者龍也生於水中為
龍所寶若投之水必虹蜺出焉方者虎也生於巖谷為
虎所寶若以虎毛拂之即紫光迸逸而百獸懾服上異
其言遂令試之各如其說詢得玉之由使人曰一自漁

者得一自獵者獲上因命取龍虎二玉以錦囊盛之於
內府玄解將還東海亟請於上上未之許適宮中刻木
作海上三山絳繪華麗間以珠玉上因元日與玄解觀
之指蓬萊曰若非上仙無由得及此境玄解笑曰三島
咫尺誰曰難及臣雖無能試為陛下一遊以探物象妍
醜即踴體於空中漸覺微小俄而入於金銀闕內左右
連聲呼之竟不復有所見上追思歎恨僅成羸疹因號
其山為藏真島每詰旦於島前焚鳳腦香以崇禮敬後

旬日青州奏云玄解乘黃牝馬過海矣

八年大軫國貢重明枕神錦衾碧麥紫米云其國在海
東南三萬里當軫宿之位故曰大軫國經合丘禺橐之

山

合丘禺橐山
見山海經

重明枕長一尺二寸高六寸潔白逾於

水精中有樓臺之狀四方有十道士持香執簡循環無
已謂之行道真人其樓臺瓦木丹青真人衣服簪帔無
不悉具通瑩焉如水覩物神錦衾水蠶絲所織也方二
丈厚一寸其上龍文鳳彩殆非人工其國以五色彩石

甃池塘採大柘葉飼蠶於池中始生如蚊睫游泳於其
間及老可五六寸池中有挺荷雖驚風疾吹不能傾動
大者可闊三四尺而蠶經十五月即跳入荷中以成其
繭形如斗自然五色國人繅之以織神錦亦謂之靈泉
絲上始覽錦衾與嬪御大笑曰此不足以為嬰兒綳拂
曷能為我被邪使者曰此錦之絲水蠶也得水則舒水
火相反遇火則縮遂於上前令四官張之以水一噴即
方二丈五色煥爛逾於向時上乃嘆曰本乎天者親上

本乎地者親下不亦然哉既又令以火逼之須臾如故
上益異之翌日出示術士田元佐李元戢馬碧麥大於
中華之麥粒表裏皆碧香氣如粳米食之體輕久則可
以御風紫米有類菹勝炊一升得飯一斛食之令人鬕
髮續黑顏色不老久則後天不死上因中元日薦于玄
元皇帝故當時道士有得食者

得於太清宮
道士朱環中

穆宗皇帝殿前種千葉牡丹花始開香氣襲人一朶千
葉大而且紅上每覩芳盛歎曰人間未有自是宮中每

夜即有黃白蛺蝶萬數飛集于花間輝光照耀達曉方去宮人競以羅巾撲之無有獲者上令張羅於空中遂得數百於殿內縱嬪御追捉以為娛樂遲明視之則皆金玉也其狀工巧無以為比而內人爭用絳纒絆其腳以為首飾夜則光起粧奩中其後開寶厨覩金錢玉屑之內有蠕蠕者有為蝶者宮中方覺焉

飛龍衛士韓志和本倭國人也善彫木作鸞鶴鷓鴣之狀飲啄動靜與真無異以關戾置於腹內發之則凌雲

奮飛可高三尺至一二百步外方始却下兼刻木為飛
雀飛龍使異其機巧遂以事奏上覩而悅之志和更彫
踏床高數尺其上飾之以金銀綵繪謂之見龍床置之
則不見龍形踏之則鱗鬣爪牙俱出及始進上以足履
之而龍夭矯若得雲雨上怖畏遂令撤之志和伏於上
前曰臣愚昧致有驚忤聖躬臣別進薄技稍娛至尊耳
目以贖死罪上笑曰所解技何試為我作之志和遂於
懷中出一桐木合子方數寸中有物名蠅虎子數不啻

一二百馬其形皆赤云以丹砂啗之故也乃分為五隊
令舞涼州上令召樂以舉其曲而虎子盤旋宛轉無不
中節每遇致詞處則隱隱如蠅聲及曲終纍纍而退若
有尊卑等級志和臂虎子於上前獵蠅於數百步之內
如鷓捕雀罕有不獲者上嘉其小有可觀即賜以雜綵
銀碗志和出宮門悉轉施于他人不逾年竟不知志和
所在

敬宗皇帝寶歷元年南昌國獻玳瑁盆浮光裘夜明犀

其國有酒山紫海蓋山有泉其味如酒飲之甚美醉則
經月不醒紫海水色如爛椹可以染衣其龍魚龜鱉砂
石草木無不紫焉玳瑁盆可容十斛外以金玉飾之及
盛夏上置於殿內貯水令滿遣嬪御持金銀杓酌水相
沃以為嬉戲終不竭焉浮光裘即海水染其色也以五
彩蹙成龍鳳各一千三百絡以九色真珠上衣之以獵
北苑為朝日所照而光彩動搖觀者皆眩其目上亦不
為之貴一日馳馬從禽忽值暴雨而浮光裘略無沾潤

上方嘆為異物也夜明犀其狀類通天夜則光明可照百步覆繒千重終不能掩其輝煥上令解為腰帶每遊獵夜則不施蠟炬有如晝日

寶歷二年浙東國貢舞女二人一曰飛鸞二曰輕鳳修眉點首蘭氣融冶冬不續衣夏不汗體所食多荔枝榲實金屑龍腦之類衣鞞羅之衣戴輕金之冠表異國所獻也鞞羅衣無縫而成其紋巧織人未之識焉輕金冠以金絲結之為鸞鶴狀仍飾以五采細珠玲瓏相續可

高一尺秤之無二三分上更琢玉芙蓉以為二女歌舞
臺每歌聲一發如鸞鳳之音百鳥莫不翔集其上及觀
於庭際舞態艷逸更非人間所有每歌罷上令內人藏
之金屋寶帳蓋恐風日所侵故也由是宮中語曰寶帳
香重重一雙紅芙蓉

上降日大張音樂集天下百戲於殿前時有妓女石火
胡本幽州人也挈養女五人纔八九歲於百尺竿上張
弓絃五條令五女各居一條之上衣五色衣執戟持戈

舞破陣樂曲俯仰來去越節如飛是時觀者目眩心怯
火胡立於十重朱畫牀子上令諸女迭踏以至半空手
中皆執五綵小幟牀子大者始一尺餘俄而手足齊舉
為之踏渾脫歌呼抑揚若履平地上賜物甚厚文宗即
位惡其太險傷神遂不復作

文宗皇帝尚賢樂善罕有倫比每與宰臣學士論政事
之暇未嘗不話才術文學之士故當時以文進者無不
諤諤焉於是上每視朝後即閱羣書見無道之君行狀

則必扼腕歔歔讀堯舜禹湯傳則歡呼斂衽謂左右曰
若不甲夜視事乙夜觀書何以為人君邪每試進士及
諸科舉人上多自出題目及所司進所試而披覽吟誦
終日忘倦常延學士於內廷討論經義較量文章令宮
女已下侍茶酒飲饌而李訓講周易微義頗叶於上意
時方盛夏遂命取水玉腰帶及辟暑犀如意以賜訓訓
謝之上曰如意足以與卿為談柄也上讀高郢無聲樂
賦白居易求玄珠賦謂之玄祖

傳於水部
賈嵩員外

大和九年誅王涯鄭注後仇士良專權恣意上頗惡之
或登臨遊幸雖百戲駢羅未嘗為樂往往矐目獨語左
右莫敢進問因題詩曰輦路生春草上林花滿枝憑高
何限意無復侍臣知

上於內殿前看牡丹翹足憑欄忽吟舒元輿牡丹賦云
俯者如愁仰者如語合者如咽吟罷方省元輿詞不覺
嘆息良久泣下沾臆時有宮人沈阿翹為上舞河滿子
調聲風態率皆宛暢曲罷上賜金臂環即問其從來阿

翹曰妾本吳元濟之妓女濟敗因以聲得為宮人俄遂
進白玉方響云本吳元濟所與也光明皎潔可照十數
步言其犀槌即響犀也方物有聲乃響應其中焉架則
雲檀香也而文彩若雲霞之狀芬馥著人則彌月不散
制度精妙固非中國所有上因令阿翹奏涼州曲音韻
清越聽者無不凄然上謂之天上樂乃選內人與阿翹
為弟子焉

開成宮中有黃色蛇常夜自寶庫中出遊於階庭間光

彩照灼不可擒捕宮人擲珊瑚玦擊之遂并玦而亡去
掌庫者具以事告上令徧搜庫內乃得黃金蛇而珊瑚
玦著其首上熟視之曰昔隋煬帝為晉王時以黃金蛇
贈陳夫人吾不知此蛇得自何處左右因覩額下有廢
字上蹶然曰果不失朕所疑耳阿廢煬帝小字也上之
博學敏悟率多此類遂命取頗梨連環繫於玉彘之前
足其後更不復見焉

以彘能
啗蛇也

上好食蛤蜊一日左右方盈盤而進中有擘之不裂者

上疑其異乃焚香祝之俄頃自開中有二人形眉端秀
體質悉備螺髻瓔珞足履菡萏謂之菩薩上遂置之於
金粟檀香合以玉屑覆之賜興善寺令致敬禮至會昌

中毀佛舍遂不知所在

傳之涇州
從事陳訥

王涯初為大官名德聞望頗為朝廷欽仰末年恃寵固
位為士大夫譏之其所居之地妖怪屢見知氣者以不
吉語告之而涯廣自引諭曾無休退之意及伏誅時人
謂王公禍至不省惑矣

鄭注奸險左道熒惑人主為天下側目鄭鎮鳳翔日有草如茵生於紫金帶上注既心有所圖乃喜謂芝瑞識者以為物反其所夫草生於土常也今生於金是反常也鄭氏之禍將至其不久矣注又嘗置藥篋藥化為青蠅萬數飛去注頗惡之數日不視事未踰月而誅焉

賈餗布衣時謁滑臺節度使賈耽耽以餗宗黨復喜其文才宏麗由是延納之忽一日賓客大會有善相者在耽座中及餗退而相者謂曰向來賈公子神氣俊逸當

位極人臣然當執政之時朝廷微變若當此際諸公宜早避焉孰領之以至動容及大和中餽秉鈞衡有知者潛匿於山谷間十有三四耳

王沐者涯之再從弟也家於江南老而且窮以涯執相權遂跨蹇驢至京師索米僦舍經三十餘月始得一見涯於門屏所望不過一簿尉耳涯潦倒無鴈序之情太和九年秋沐方說涯之嬖奴以導所欲涯始一召見款曲而許微官處焉自是旦夕造涯之門以俟其命及涯

敗露伏法仇士良收王氏家族沐方在涯私第以為族人被執而腰斬之

舒守謙即元輿之族也聰敏慧悟富有春秋元輿以源流非遠而禮遇頗厚經歲處元輿舍未嘗一日間怠于車服飲饌元輿謂之猶子薦取明經第官歷秘書郎及持相印許列清曹命之無何末年以非過怒守謙至于朔日伏謁頗不相見由是日加譴責亦為童僕輩白眼守謙既不自安遂置書于門下辭往江南元輿亦不見

問翌日辨裝出長安咨嗟蹇分怡悵自失即駐馬迴望

泣涕漣如始達昭應忽聞元輿之禍釋然驚喜

是時於宰相宅

收捕家口不問親踈並從誅戮

當時論者以王舒禍福之異定分焉

說郛卷四十六上

欽定四庫全書

說郛卷四十六下

元 陶宗儀 撰

杜陽雜編卷下

蘇鶚

武宗皇帝會昌元年夫餘國

夫餘國見漢東夷傳

貢火玉三斗及

松風石火玉色赤長半寸上尖下圓光照數十步積之

可以燃鼎置之室內則不復挾纊才人常用煎澄明酒

其酒亦異方所貢也色紫如膏飲之令人骨香松風石

方一丈瑩徹如玉其中有樹形若古松偃蓋颯颯焉而

涼颼生於其間至盛夏上令置于殿內稍秋風颼颼即
令撒去上好神仙術遂起望仙臺以崇朝禮復脩降真
臺春百寶屑以塗其地瑤楹金拱銀檻玉砌晶熒炫燿
看之不定內設玳瑁帳火齊牀焚龍火香薦無憂酒此
皆他國所獻也亡其國名上每齋戒沐浴召道士趙歸真已
下共探希玄之理由是室內生靈芝二株皆如紅玉又
渤海貢瑪瑙積紫瓷盆馬瑙積方三尺深色如茜所製
工巧無比用貯神仙之書置之帳側紫瓷盆量容斗斛

內外通瑩其色純紫厚可寸餘舉之則若鴻毛上嘉其
光潔遂處於仙臺秘府以和藥餌後王才人擲玉環誤
缺其半菽上猶歎息久之

傳於濮州
刺史楊垣

處士元藏幾自言是後魏清河孝王之孫也隋煬帝時
官奉信郎大業元年為過海使判官遇風浪壞船黑霧
四合同濟者皆不救而藏幾獨為破木所載殆經半月
忽達于洲島問洲人問其從來藏幾具以告洲人曰此
方滄浪洲中去中國已數萬里乃出菖蒲酒桃花酒飲

之而神氣清爽焉其洲方千里花木常如二三月地土
宜五穀人多不死亦出鳳凰孔雀靈牛神馬之屬又產
分蒂瓜瓜長二尺其色如椹一顆二蒂有碧棗丹栗皆
大如梨其洲人多衣縫掖衣戴遠遊冠與之語中華事
則歷歷如在目前所居或金闕銀臺玉樓紫閣奏簫韶
之樂飲香霧之醕洲上有久視山山下有澄綠水其泉
濶一百步亦謂之流綠渠雖投之金石終不沈沒故洲
人以瓦鐵為船舫又有良金池可方數千里水石沙泥

皆如金色其中有四足魚

今刑部盧溝員外云金義嶺有池如盆其中有魚皆四足

又有金蓮花洲人研之如泥以間彩繪光影煥燦與真金無異但其不能入火而已更有金莖花其花如蝶每微風至則搖蕩如飛婦人競採之以為首飾且有語曰不戴金莖花不得在仙家又有強木造舟楫其上多飾珠玉以為遊戲強木不沈木也方一寸重百斤巨石縋之終不能沒藏幾淹駐既久忽思中國洲人遂製凌風舸以送之激水如箭不旬日即達于東萊問其國乃皇

唐也詢年號則貞元也訪鄉里則榛蕪也追子孫皆疎屬也自隋大業元年至貞元末殆二百年矣有二鳥大小類黃鸝每翔翥空中藏幾呼之則至或令授人語乃謂之傳信鳥本出滄浪洲也藏幾工詩好酒混俗無拘檢數十年間遍遊無定人莫知之惟趙歸真常與藏幾弟子九華道士葉通微相遇遂得其實歸真往往以藏幾之異備奏于上上令謁者齎手詔急徵反至中路忽然亡去謁者惶怖即上疏具言其故上覽疏咨嗟曰朕

不能如明皇帝以降異人後有人見藏幾泛小舟於海上者至今江表道流大傳其事焉

宣宗皇帝英明儉德器識高遠比在藩邸常為諸王典式忽一日不豫神光滿身南面獨語如對百寮鄭太后惶恐慮左右有以是事告者遂奏文宗云上心疾文宗召見熟視上貌以玉精如意撫背曰此真我家他日英主豈曰心疾乎即賜上御馬金帶仍令選良家子以納上宅及即位時人比漢文帝衣澣濯之常衣饌不兼味

先是宮中每欲行幸即先以龍腦鬱金藉其地自上垂拱並不許焉凡與朝士從容未嘗一日不論文學而頗注意於貢舉常於殿柱上題鄉貢進士字或大臣出鎮即賦詩賜之凡欲對公卿百寮必先嚴整容止更衣盥手然後方出語及庶政則終日忘倦章奏有不欲左右見者率皆焚蕪倡優妓樂或彌日嬉戲上未嘗等閒破顏縱賜與亦甚寡薄一日後宮有疾召醫人侍湯藥洎平愈上袖出金數兩遺之醫者將謝遽止之曰勿使內

官知言出於外更使諫官上疏也其儉靜率多此類

大中初女蠻國貢雙龍犀有二龍鱗鬣爪角悉備明霞
錦云鍊水香麻以為之也光耀芬馥著人五色相間而
美麗於中國之錦其國人危髻金冠瓔珞被體故謂之
菩薩蠻當時倡優遂製菩薩蠻曲文士亦往往聲其詞
更有女王國貢龍油綾魚油錦紋彩尤異皆入水不濡
濕云有龍油魚油故也優者亦作女王國曲音調宛暢

傳於樂部

後漢東夷傳云海中有女王國視井
即有孕又梁朝公子傳云女國有六

大中中日本國王子來朝獻寶器音樂上設百戲珍饌
以禮焉王子善圍棋上勅顧師言待詔為對手王子出
楸玉局冷暖玉棋子云本國之東三萬里有集真島島
上有凝霞臺臺上有手談池池中生玉棋子不由製度
自然黑白分焉冬溫夏冷故謂之冷暖玉又產如楸玉
狀類楸木琢之為棋局光潔可鑒及師言與之敵手至
三十有三勝負未決師言懼辱君命而汗手凝思方敢
落指則謂之鎮神頭乃是解兩征勢也王子瞪目縮臂

已伏不勝迴語鴻臚曰待詔第幾手耶鴻臚詭對曰第
二手也師言實第一國手矣王子對曰願見第一曰王
子勝第三方得見第二勝第二方得見第一今欲躁見
第一其可得乎王子掩局而吁曰小國之一不如大國
之三信矣今好事者尚有顧師言三十三鎮神頭圖
羅浮先生軒轅集年過數百而顏色不老立於牀前則
髮垂至地坐於暗室則目光可長數丈每採藥於深巖
峻谷則有毒龍猛獸往來衛護或晏然居家人有具齋

邀之雖一日百處無不分身而至或與人飲酒則袖出一壺纔容一二升縱客滿座而傾之彌日不竭或他人命飲即百斗不醉夜則垂髮於盆中其酒瀝瀝而出麴藥之香輒無減耗或與獵人同羣有非朋遊者俄而見十數人儀貌無不間別或飛朱篆於空中則可屈千里有病者以布巾拭之無不應手而愈及上召入內庭遇之甚厚每與從容論道率皆叶於上意因問曰長生之道可致乎集曰徹聲色去滋味哀樂如一德施無偏自

然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則致堯舜禹湯之道而長生
久視之術何足難哉又問先生之道孰愈於張果曰臣
不知其他但少於果耳及退上遣嬪御取金盆覆白鵲
以試之集方休於所舍忽起謂中貴人曰皇帝安能更
令老夫射覆益乎中貴人皆不喻其言于時上召令速
至而集纔及玉堦謂上曰盆下白鵲宜早放之上笑曰
先生早已知矣坐於御榻前上令宮人侍茶湯有笑集
貌古布素者而纈髮絳脣年纔二八須臾忽變成老嫗

鷄皮鮐背髮鬢皤然宮人悲駭於上前流涕不已上知
宮人之過促令謝告先生而容質却復如故上因語京
師無豈寇荔枝俄頃二花皆連枝葉各數百鮮明芳
潔如纔折下又嘗賜柑子集曰臣山下有味逾於此者
上曰朕無復得之遂取上前碧玉甌以寶盤覆之俄頃
撤盤即柑子至矣芬馥滿殿其狀甚大上食之嘆其甘
美無匹又問曰朕得幾年天子即把筆書曰四十年但
十字挑脚上笑曰朕安敢望四十年乎及晏駕乃十四

年也集初辭上歸山自長安至江陵於一布囊中探金錢以施貧者約數十萬中使從之莫知其所出既至中路忽亡其所在使臣惶恐不自安後數日南海奏先生歸羅浮山矣

大中末舒州奏衆鳥成巢闊七尺高一丈而鷺雀鷹鷂水禽山鳥無不親狎如一又有鳥人面綠毛嘴爪悉紺其聲曰甘虫因謂之曰甘虫時人畫圖鬻於市肆焉懿宗皇帝器度沈厚形貌瓌偉在藩邸時疾疹方甚而

郭淑妃見黃龍出入卧內上疾稍間妃異之具以事聞上曰無泄是言貴不見忘又嘗大雪盈尺上寢室上輒無分寸諸王見者無不異之

大中末京城小兒疊布蘸水向日張之謂揆暈及上自鄆王即位揆暈之言應矣

宣宗製泰邊陲曲其詞曰海岳晏咸通及上垂拱而年號咸通焉上仁孝之道出於天性鄭太后厭代而疏素悲咽同士人之禮公卿奉慰者無不動容以至酸鼻

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廣化里賜錢五百萬貫
仍罄內庫寶貨以實其宅至于房櫳戶牖無不以珍異
飾之又以金銀為井欄藥臼食積水槽釜鑪盆甕之屬
仍鏤金為笊籬箕筐製水精火齊琉璃玳瑁等牀悉楮
以金龜銀螯又琢五色玉器為什合百寶為圖案又賜
金麥銀米共數斛此皆太宗廟條支國所獻也堂中設
連珠之帳却寒之簾犀簟牙席龍鬪鳳褥連珠帳續真
珠為之也却寒簾類玳瑁斑有紫色云却寒之鳥骨所

為也未知出自何國又有鷓鴣枕翡翠匣神絲繡被其枕以七寶合成為鷓鴣之狀翡翠匣積毛羽飾之神絲繡被繡三千鴛鴦仍間以奇花異葉其精巧華麗絕比其上綴以靈粟之珠如粟粒五色輝煥又帶蠲忿犀如意玉其犀圓如彈丸入土不朽爛帶之令人蠲忿怒如意玉類桃實上有七孔云通明之象也又有瑟瑟幕紋布巾火蠶綿九玉釵其幕色如瑟瑟闊三丈長一百尺輕明虛薄無以為比向空張之則踈朗之紋如碧絲之

貫真珠雖大雨暴降不能濕溺云以鮫人瑞香膏傅也
紋布巾即手巾也潔白如雪光軟特異拭水不濡用之
彌年不生垢膩二物稱得之鬼谷國火蠶綿云得之炎
洲絮衣一襲用一兩稍過度則燻蒸之氣不可近也九
玉釵上刻九鸞皆九色上有字曰玉兒工巧妙麗殆非
人工所製有金陵得者以獻公主酬之甚厚一日晝寢
夢絳衣奴授語云南齊潘淑妃取九鸞釵及覺具以夢
中之言言於左右洎公主薨其釵亦亡其處韋氏異其

事遂以實話於門人或有云玉兒即潘妃小字也逮諸
珍異不可具載自兩漢至皇唐公主出降之盛未之有
也公主乘七寶步輦四面綴五色香囊囊中辟寒香辟
邪香瑞麟香金鳳香此香異國所獻也仍雜以龍腦金
屑刻鏤水精瑪瑙辟塵犀為龍鳳花其上仍絡以真珠
玳瑁又金絲為流蘇彫輕玉為浮動每一出遊則芬馥
滿路晶熒照灼觀者眩惑其目是時中貴人買酒於廣
化旗亭忽相謂曰坐來香氣何太異也同席曰豈非龍

腦邪曰非也余幼給事於嬪御宮故常聞此未知今日
由何而致因顧問當壚者遂云公主步輦夫以錦衣換
酒於此也中貴人共視之益歎其異上每賜御饌湯物
而道路之使相屬其饌有靈消炙紅虬脯其酒有凝露
漿桂花醕其茶則綠華紫英之號靈消炙一羊之肉取
之四兩雖經暑毒終不見敗紅虬脯非虬也但貯於盤
中則健如虬紅絲高一尺以筋抑之無數分撤則復其
故迨諸品味人莫能識而公主家饜飫如里中糠粃一

日大會韋氏之族於廣化里玉饌俱列暑氣將盛公主
命取澄水帛以水蘸之掛于南軒良久滿座皆思挾纊
澄水帛長八九尺似布而細明薄可鑒云其中有龍涎
故能消暑毒也韋氏諸家好為葉子戲夜則公主以紅
琉璃盤盛夜光珠令僧裱捧立堂中而光明如晝焉公
主始有疾召術士米賓為燈法乃以香蠟燭遺之米氏
之隣人覺香氣異常或詣門詰其故賓具以事對其燭
方二寸上被五色文卷而蘸之竟夕不盡郁烈之氣可

聞於百步餘煙出其上即成樓閣臺殿之狀或云蠟中
有蜃脂故也公主疾既甚醫者欲難其藥餌奏云得紅
蜜白猿膏食之可愈上令訪內庫得紅蜜數石本兜離
國所貢也白猿脂數甕本南海所獻也

山海經曰南方
有山中多白猿

雖日加餌一無其驗而公主薨上哀痛之自製挽歌詞
令百官繼和及庭祭日百司與內官皆用金玉飾車輿
服玩以焚於韋氏之庭家人爭取其灰以擇金寶及葬
於東郊上與淑妃御延興門出內庫金玉駝馬鳳凰麒

麟各高數尺以為威儀其衣服玩具悉與生人無異一物已上皆至一百二十昇刻木為樓閣宮殿龍鳳花木人畜之象者不可勝計以絳羅多繡絡金銀瑟瑟為帳幕者亦各千數結為幢節傘蓋彌街翳日旌旗珂珮兵士鹵簿率多加等以賜紫尼及女道士為待從引翼焚升霄降靈之香擊歸天紫金之磬繁華輝煥殆二十餘里上賜酒一百斛餅餠三十駱駝各徑闊二尺飼役夫也京城士庶罷市奔看汗流相屬惟恐居後及靈車過

延興門上與淑妃慟哭中外聞者無不傷泣同日葬乳
母上又作祭乳母文詞理悲切人多傳寫是後上晨夕
惴心掛想李可及乃進歎百年曲聲詞怨感聽之莫不
淚下又教數千人作歎百年隊取內庫珍寶彫成首飾
畫八百疋官絀作魚龍波浪文以為地衣每一舞而珠
翠滿地可及官歷大將軍賞賜盈萬甚無狀左軍容使
西門季玄素鯁直乃謂可及曰爾恣巧媚以惑天子滅
族無日矣可及恃寵亦無改作可及善轉喉舌對至尊

弄媚眼作頭腦連聲作詞唱新聲曲須臾即百數方休
時京城不調少年相效謂之拍彈去聲一日可及乞假為
子娶婦上曰即令送酒米以助汝嘉禮可及至舍見一
中使監二銀盃各高二尺餘宣賜可及始謂之酒及封
啓皆實中也上賜可及金麒麟高數尺可及取官車載
歸私第西門季玄曰今日受賜更用官車他日破家亦
須輦還內府不道受賞徒勞牛足後可及坐流嶺南其
舊賜珍玩悉皆進納君子謂西門有先見之明

上敬天竺教十二年冬製二高座賜新安國寺一為講
座一曰唱經座各高二丈研檀沈為骨以漆塗之鏤金
銀為龍鳳花木之形徧覆其上又置小方座前陳經案
次設香盆四隅立金額加高三丈磴道欄檻無不悉具
前繡錦襜褕精巧竒絕冠于一時即設萬人齋勅大德
僧撤首為講論上勅修安國寺臺殿廊宇制度宏麗就
中三間華飾祕邃天下稱之為最工人以夜繼日而成
之上親幸賞勞觀者如堵降誕日於宮中結綵為寺賜

升朝官已下錦袍李可及嘗教數百人作四方菩薩蠻
隊

十四年春詔大德僧數百人於鳳翔法門寺迎佛骨百
官上疏諫有言憲宗故事者上曰但生得見歿而無恨
也遂以金銀為寶刹以珠玉為寶帳香昇仍用孔雀翫
毛飾其實刹小者高一丈大者二丈刻香檀為飛簾花
檻瓦木階砌之類其上徧以金銀覆之昇一刹則用夫
數百其實帳香昇不可勝紀工巧輝煥與日爭麗又悉

珊瑚瑪瑙真珠瑟瑟綴為幡幢計用雜珍寶不啻百斛
其剪綵為幡為傘約以萬隊四月八日佛骨入長安自
開遠門安福樓夾道佛聲振地凡瞻禮僧徒道從上御
安福寺親自頂禮泣下霑臆即召兩街供奉僧賜金帛
各有差仍京師耆老元和迎真體者悉賜銀碗錦綵長
安豪家競飾車服駕肩彌路四方挈老扶幼來觀者無
不蔬素以待恩福時有軍卒斷左臂於佛前以手執之
一步一禮血流灑地至肘行膝步齧指截髮不可筭數

又有僧以艾覆頂上謂之鍊頂火發痛作即掉其首呼
叫街市少年擒之不令動搖而痛不可忍乃號哭臥於
道上頭頂焦爛舉止蒼迫凡見者無不大哂馬上迎佛
骨入內道場即設金花帳溫清床龍鱗之席鳳毛之褥
焚玉髓之香薦瓊膏之乳皆九年訶陵國所貢獻也初
迎佛骨有詔令京城及畿甸於路傍壘土為香刹或高
一二丈迨八九尺悉以金翠飾之京城之內約及萬數先
是妖言香刹搖動有佛光慶雲現路衢說者迭相為異

又坊市豪家相為無遮齋大會通衢間結綵為樓閣臺
殿或水銀以為池金玉以為樹競聚僧徒廣設佛像吹
螺擊鈸燈燭相繼又令小兒玉帶金額白脚呵唱於其
間恣為嬉戲又結錦繡為小車輿以載歌舞如是充于
輦轂之下而延壽里推為繁華之最是歲秋七月天子
晏駕識者以為物極為妖公主薨而上崩同昌之號明矣
僖宗皇帝即位詔歸佛骨于法門其道從威儀十無其
一具體而已然京城耆耄士女爭為送別執手相謂曰

六十年一度迎真身不知再見復在何時即伏首於前
嗚咽流涕所在香刹詔悉鏟除近甸百無一二焉

金華子雜編

劉崇遠

高祖太宗之興也革隋之失乃定民之賦租務從優減
稅納逾數皆係枉法兵興之後因亂政多天下騷擾盜
賊荐起六合及業世無完城復以失民心而致哉乾符
中所在猶皆平寧故老童孺多未識兵器州郡間或忽
有遺火沿燒不數舍而士庶驚撓奔迫狂駭逾時不息
惋嘆之音謂極于罹毒也不數年後大浸滔天九有無
復息肩遺賊反復偷安兵革則向來之荼苦猶甘齋焉

李景讓尚書少孤貧夫人王氏性嚴重明斷近代貴族
母之賢無及之者孀居東維諸子尚幼家本清素日用
尤乏嘗值霖雨且久其宅院內古墻夜坍墮僮僕修築
次忽見一槽船實以散錢婢僕等當困窶之際喜其有
獲相率奔告于堂前夫人聞之誠僮僕曰切不得輒取
俟吾來視之而後發既到命取酒酌之曰吾聞不勤而
獲祿猶身為灾士君子所慎者况無故而得我何堪焉
若天寔以先君餘慶憫及未亡人當令此諸孤學問成

立他日為俸錢賚吾門此未敢覲乃令亟掩如故其後
諸子景讓景溫景莊皆進士擢第並有重名位至方岳
讓最剛正奏彈無所避為御史大夫宰相宅有看街樓
子皆封泥之懼其糾劾也

杜晦辭自南曹郎為趙公隱從事于宋方王郢之叛趙
相國以撫御失宜致仕晦辭罷職時北門李相國在淮
海辟為判官晦辭以恩門休戚辭不受職退隱于陽羨
別業時論多之永寧劉相國鎮淮南又辟為節度判官

方始應召稍近于女色有父之遺風赴淮南之召路經
常州李瞻給事方為郡守晦辭于祖席忽顧樂營妓人
朱娘言別因掩袂大哭瞻曰此風塵賤人員外如要但
言之何用形迹乃以步輦隨而遺之晦辭自飲筵散不
及換便服步歸舟中以告其內子內子性仁和聞之無
難色遂履而迎之其善于適願也如是

龜直中紋名曰千里其近首橫紋之第一級左右有斜
里皆接于千里者龜王之紋也今取常龜驗之莫有也

徐太尉彥若之赴廣南將渡小海元隨軍將忽于淺瀨中得一小琉璃瓶子大如嬰兒之掌其內有一小龜子長可一寸往來旋轉其間畧無暫已瓶子之項極小不知所入之由也因取而藏之其夕忽覺船一舷壓重起而視之既有衆龜層疊就船而上其人大懼以將涉海慮致不虞因取所藏之瓶子祝而投于海中衆龜遂散既而語于海船之賈人賈人曰此所謂龜瑤也稀世之靈物惜其遇而不能有蓋薄福之人不勝也苟或得而

藏于家何慮寶藏之不豐哉賈客惋嘆不已

楊琢嘗話在淄青日見有一百姓家燕窠累年添接僅踰三尺其燕哺雛既飛忽一旦有諸野禽飛入庭除俄而漸聚棟之上棲息無空隙不復畏人厨人饋食于堂手中盤饌皆被衆禽搏撮不可驅逐其家老人罔測灾祥顧之甚悶忽以杖擊破燕窠隨手有一白鳳雛長三寸許自巢而墮未及於地即掀然出戶望西南冲天而去諸禽亦應時散逝須臾而盡予往歲宰于晉陵琢時

為縣丞云皆目之所覩耳

琢又云一家亦是燕窠窠中忽然赤色光芒而隱隱有聲若鳴鼓地中日夜不絕夜後廂處呼喝于外責其不戢燈燭既入其舍視之不見有火纔出門外望則有火焰亘天居旬日間人聲漸博曰或聚衆其家老父懼偶以拄杖探燕窠中即有一小赤龍子長尺餘墮下鱗甲炳煥老父驚惶速以裊褥藉之焚香禱謝未畢既而見一大龍長丈餘自簷屋而入光如列炬燦人瞻視一家

震駭竄伏稽顙龍徐徐擁其子入自寢室越其屋騰空而去亦不損物然其家不三四年皆隳敗焉

玉泉子真錄

無名氏

鄭公路昆仲有為江外官者維舟江渚羣偷奄至即以所有金幣羅列岸上而恣賊運取賊一不犯曰但得侍御小娘子足矣其女有美色賊潛知之矣骨肉相顧不知所以答女欣然請行其賊即具小舟載之而去謂賊曰君雖為偷得無所居與親屬焉然吾衣冠子既為汝妻豈以無禮見逼若達汝所止一會親族以托好述足矣賊曰諾又指所借二婢曰公既以偷為名此婢不當

有為君計不若歸吾家既以貌美其言且順顧已無不可者既自鼓其棹載二婢而去女子是赴江而死

沈洵之節使山北為奴歸秦所害是日家宴既歡且歌其詞即莫打南來雁從他南北飛行時雙打取莫遣兩分離其夕妻亦遇害詞方驗云

崔公鉉之在淮南嘗俾樂工集其家僮教以諸戲一日其樂工告以成就且請試焉鉉命閱于堂下與妻李氏坐觀之僮以李氏妬忌即以數僮衣婦人衣曰妻曰妾

列于旁側一僮則執簡束帶旋辟唯諾其間張樂命酒
笑語不能無屬意者李氏未之悟也久之戲愈甚悉類
李氏平昔所嘗為李氏雖少悟以其戲偶合私謂不敢
故然且觀之僮志在于發悟愈益戲之李果怒罵之曰
奴敢無禮吾何嘗如此僮指之且出曰咄咄赤眼而作
白眼諱乎鉉大笑幾至絕倒

廣明之年號識者以為黃巢日月明年兩京沒焉議者
尤之初製中尉首輒折木為摸所謂其楨者先是數年

內官競新其樣命工人斫為之中尉者輒呼曰斫兩中尉頭樞密使亦呼曰斫兩長官頭它皆類此又京城小兒十數為羣折蒿剪楮率成槍旆各各相向如臨陣肩敵至是悉驗云

令狐絢父楚鎮東平絢侍以赴任嘗送親友郊外逆旅中有父老焉似不知其令狐公也時方久旱絢因問民間疾苦父老即陳以旱歉盜賊且起復曰而今却是風不鳴條雨不破塊時也絢以其言前後相反詰之父老

答曰自某月不雨至于是月得非不破塊乎賦稅征迫
販妻鬻子不給繼以桑柘得非不鳴條乎綯即命駕掩
耳而去

劉賁相國楊公嗣復之門生也對策以直言忤時中官
尤所嫉怒中尉仇士良謂楊公曰奈何以國家科第放
此風漢及第耶楊公既懼即答曰嗣復昔與賁及第時
猶未風耳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六下

松窓雜記

杜荀鶴

唐進士趙顏於畫工處得一軟障圖一婦人甚麗顏謂
畫工曰世無其人也如可令生余願納為妻畫工曰余
神畫也此亦有名曰真真呼其名百日晝夜不歇即必
應之應則以百家綵灰酒灌之必活顏如其言遂呼之
百日晝夜不止乃應曰諾急以百家綵灰酒灌之遂呼
之活下步言笑飲食如常曰謝君召妾妾願事箕箒終
歲生一兒年二歲友人曰此妖也必與君為患余有神

劍可斬之其夕遺顏劍劍纜及顏室真真乃曰妾南岳仙也無何為人畫妾之形君又呼妾之名既不奪君願君今疑妾妾不可住言訖携其子即上軟障嘔出先所飲百家酒覩其障唯添一孩子仍是舊畫焉

有王生者不記其名業三史博覽甚精性好誇炫語甚容易每辨駁古昔多以臆斷有旁議者必大折之嘗遊沛因醉入高祖廟顧其神座笑而言曰持三尺劍滅暴秦翦強楚而不能免其毋烏老之稱徒歌大風起兮雲

飛揚曷能威加四海哉徘徊庭廡間肆目久之乃還所
寓是夕纔寐而卒見十數騎擒至廟庭漢祖按劔大怒
曰史籍未覽數紙而敢褻瀆尊神烏老之言出自何典
若無所據爾罪何逃王生頓首曰臣嘗覽大王本記見
司馬遷班固書云母劉氏媪注烏老反釋云老母之稱
也見之於史載籍炳然明如白日非臣敢出於胸襟耳
漢祖益怒曰朕沛中泗水亭長碑昭然具載矣曷以外
族溫氏而妄稱烏老乎讀錯本書且不見義敢恃酒喧

於殿庭宜付所司劾犯上之罪語未終而南面有清道者揚言太公來及階顧王生日斯何人見辱之甚也漢祖降階對曰此虛妄侮慢之人也罪當斬之王生日太公遂據地厲聲而言曰臣覽史籍見侮慢君親者尚無所貶而賤臣戲語於神廟豈期肆於市朝哉漢祖又怒曰在典冊豈載侮慢君親者當試徵之王生日臣敢徵大王可乎漢祖曰然生日王即位會群臣置酒於前殿獻太上皇壽有否漢祖曰有之既獻壽乃曰大人嘗以臣

無賴不事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孰與仲多有之乎
漢祖曰有之殿上皆呼萬歲大笑為樂有之乎曰有之
王生曰是侮慢君親者矣太公曰此人理不可屈宜速
遣之不爾必遭杯羹之讓也漢主默然良久云斬此物
污我三尺刃令搦髮者擗之一擗霎然而蘇東方明矣
以鏡視腮有若指蹤數日方滅

玄宗幸東都因秋霽與一行師共登天宮寺閣臨眺久
之上遐顧悽然長嘆數四謂一行曰吾身得終無患乎

一行進曰陛下行幸萬里聖祚無疆及西狩初至成都前望大橋上舉鞭問左右曰是橋何名節度使崔員躍馬前進曰萬里橋也上因進嘆曰一行之言今果符之吾無憂矣

玄宗好走馬擊毬內廐所飼者意猶未堪適會黃幡綽戲語相解因曰吾欲良馬久之而誰能通於馬經幡綽奏曰臣能知之曰且今三丞相悉善馬經上曰吾與三丞相語政事之外悉究其旁學不聞有通於馬經者爾

馬得能知之旃綽曰臣日日沙堤上見丞相所乘馬皆良馬也以是知必通馬經上因大笑而語他

玄宗自臨淄郡王為潞州別駕乞歸京師以觀時晦迹尤自卑損會春暮豪家數輩盛酒饌遊於昆明池選勝方晏上戎服臂小鷹於野次因疾驅直突會前諸子輩頗露難色忽一少年持酒船唱令曰宜以門族官品備陳之酒及於上大聲曰曾祖天子父相王某臨淄郡王也諸少年聞之驚走不敢復視上因連飲三銀船盡一

旨徐乘馬東去

玄宗何皇后始以色進及上登位數年恩寵日衰后憂
畏之狀愈不自安然撫下有恩幸免讒謗共危之禍忽
一日泣訴於上曰三郎獨不記何忠脫新裁半臂更得
一斗麵為三郎生日湯餅耶何忍不追念於前時上聞
之戚然改容有憫皇后之色由是得延其恩者三更秋
終以諸妃恩遇日盛皇后竟見出焉后無罪被黜六宮
共憐之何忠者何后自呼其父名者也

開元中有程修已者善畫得進謁玄宗修已始以孝廉
召入上不甚禮以畫者流擬之會暮春內殿牡丹開上
頗好詩因問修已曰今京邑傳唱牡丹詩誰為首出修
已對曰吾嘗聞公卿間多吟賞中書舍人李正封詩曰
國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上聞之嗟賞移時時楊貴妃
恃恩寵上笑謂貴妃曰汝妝鏡臺前宜飲以一紫金盃
酒則正封之詩可見矣

狄梁公為相有姨盧氏居午橋南別墅姨生一子未嘗

來都城公因休沐候姨安否因問表弟有何樂願悉力
從其欲者姨曰相爾自貴耳姨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
主公大慙而退

南楚新聞

尉遲樞

薛昭緯經巢賊之亂流離道途往來絕糧遇一舊識銀
工邀昭緯飲食甚豐作詩謝之曰一櫟檀羹羊也數十根
破盤中更有紅鱗早知文字多辛苦悔不當初學冶銀
荆南孫儒之亂斗米四十千持金寶換易纔得一合一
撮謂之道場米言饑人不可食他物唯煎米飲之亦可
稍充腸胃

孫暉日走報馬入孔子廟觸倒衙官兩箇

李蟻司空初名虬將赴舉夢名上添一畫成虱字及寤曰虱者蟻也及改名果登科

百粵人以蝦蟇為上味先於釜中置小竿俟湯沸殺蝦蟇乃抱竿而熟謂之抱竿羹又云芥皮者最佳切不可脫去錦襖子

李泌賦詩譏楊國忠云青青東門柳歲晏心憔悴國忠訴之明皇曰賦柳者譏卿賦李者為朕可乎

明皇幸蜀德宗時年十五從行有父老言於眾曰太孫

乃儋耳龍何懼賊乎

肅宗在靈武時鑄印徵兵文曰六合大同印

李泌謂肅宗曰臣絕粒無家祿位茅土皆非所欲收復
京師但枕天子膝一覺使司天奏有客星犯帝座足矣
李泌辟穀身輕能行屏風上每導引骨節珊珊有聲謂
之鎖子骨

德宗播遷人多乏食無釀酒者後京師稍寧有一醉人
聚觀亦為祥瑞

德宗以播遷為天命李泌曰天子造命不可言命

李泌謂盧杞小心乃姦臣之態

李泌謂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人家以青裳盛百穀果
寶更相饋遺務極新巧宮中亦然謂之獻生子

李泌未相時宿內院阿師旦起竊泌鞋送帝泌曰鞋者
諧也當為弼諧事宜諧之

李泌少為詩曰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
絕粒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安得不富復不貴空作

昂藏一丈夫

李泌兒時身輕能于屏風上立薰籠上行有異人見泌云此兒十五歲又升天父母惡之聞空中異香作蒜齏發之恐其飛升上天也

中朝故事

尉遲偓

華清宮湯泉內天寶中刻石為坐及作芙蓉僕聞說到
今猶在屋水亦有全者驪山多飛禽名阿濫堆明皇帝
御玉笛采其聲翻為曲子名當時左右皆傳唱之

代說鄭畋是鬼胎其母卒後與其父亞再合而生畋初
亞未達遨遊諸處留其妻并一婢在山觀中女冠院側
及歸妻已卒詢其婢婢曰娘子將欲產卧之時聞空中
有語曰汝須出觀外無觸吾清境不然吾當殺汝妻祝

曰某婦人也出無歸望聖者閔念分娠後乃絕殯觀內道衆為殯於墻外野田中矣亞以盞酒酌之是夜夢妻曰某命未盡合與君生貴子因為汚觸道觀為神靈所殺從此北向十里有一僧院其間只有一僧年可五十許此竒士也可往求之僧必拒諱但再三哀鳴祈之當得再奉箕箒也及寤不以為信次夕又再夢之語如初亞於是趨其院果見一桑門初謁之亦喜亞遂告之殊不顧曰我即凡人也偶出家耳豈能主幽冥之事乎亞

復懇求之僧怒以拄杖驅擊亞甘其辱連日不去且亦
不寢僧乃許之曰汝既心堅若此俟吾尋訪之乃坐入
定半夜後起謂亞曰事諧矣天曙先歸吾當送來亞其
夕歸觀三更中聞戶外人語即引妻來言本身已敗壞
此即魂耳善相保囑之而去其妻宛如平生但惡明處
二三年間乃生畋又數歲妻乃辭去自言年數已盡合
當決去涕泗而別俄不知所之

--	--	--	--	--	--	--	--	--

戎幕閒談

韋絢

贊皇公博物好竒尤善話古今異事當鎮蜀時資佐宣吐亶亶不知倦焉乃語絢曰能隨而紀之亦足以資於聞見絢遂操觚錄之號為戎幕閒談太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巡官韋絢引

贊皇公曰余昔為太原從事覩公牘中文水縣解武士護墓前有碑元和中忽失龜頭所在碑上有武士凡十處皆錯去之其碑高大於華岳碑且非人力拔削所及

經年武相遇害

公又曰韓相自金陵入朝歲餘後于揚子江中見有龜
鼈滿江浮下而悉無頭此時韓相在城中薨人莫知其
故

公又曰昨循州杜相談異頗多書示寮佐其所言初到
蜀年資州有方丈石走行盤礴數畝新都縣大道觀老
君旁泥人鬚生數寸見者拔之俄頃又出都下諸處有
栗樹樹葉結實食之味如李鹿頭寺前水溢出及貓鼠

相乳之妖果有蠻寇憑陵絢尋魏書述李勢在蜀欲滅
穎有恠異成都北鄉有人望見女子入草往觀之見物
如人有頭目而無手足能動搖不能言語又廣漢馬生
角長寸半又馬生駒一頭二身六耳無目二陰一牝一
牡又驢無毛飲食數日而死又江源地生草七八尺莖
葉皆赤子青如牛角昨又見約令副使司馬君將何令
宣說蠻欲圍城城門外有人見一龍與水牛鬪俄頃又
說皆滅李樹上皆生木瓜而空中不實

公又曰揚雄蜀王本紀言秦相張公子築成都城屢有
頽壞時有龜周旋行走巫言依龜行迹築之既而城果
就

公又曰貞元中司勳郎中名迪即李景侍御之先人也
德宗朝以美才頗有恩澤一日朝下歸第馬上昏昏如
醉過其門不入馭者曰欲往何處既而若寐覺馬入宅
謂其妻曰適者歸路恍惚如在夢中有二黃衫人引至
一戶外且欲入中有人曰未來須待玉魚符下也既而

始醒馬馬首已過于門矣此非人間也吾其能久乎後
入朝堂之地無纖芥之物上龍尾道地上見一玉魚子
光瑩奪目彫刻奇麗恐他人先得遽以袍袖裹之及歸
馬上把玩至家與稚兒弄之殊忘須待玉魚符之事其
妻在傍見之頗省其語潛不樂果數日而逝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六下

商芸小說

撰人闕

郭林宗來遊京師當還鄉里送車千許乘李膺亦在焉
衆人皆詣大槐客舍而別獨膺與林宗共載乘薄笨車
上大槐坂觀者數百人引領望之眇若松喬之在霄漢
李元禮謾謾如勁松下風膺居陽城時門生在門下者
恒有四五百人膺每作一文出手門下共爭之不得墮
地陳仲弓初令大兒元方來見膺與言語訖遣厨中食
元方喜以為合意當復得見焉

金匱要略卷四十六下
膺同縣聶季寶小家子不敢見膺杜周甫知季寶不能
定名以語膺呼見坐置砌下牛衣上一與言即決曰此
人當作國士卒如其言

膺為侍御史青州凡六郡唯陳仲舉為樂安視事其餘
皆病七十縣並棄官而去其威風如此

陳仲舉雅重徐孺子為豫章太守至便欲先詣之主簿
白羣情欲令府君先入拜陳曰武王軾商容之間席不
暇暖吾之禮賢有何不可

鄭玄在徐州孔文舉時為北海相欲其返郡敦請懇惻使人繼踵又教曰鄭公久遊南夏今艱難稍平合有歸來之思無寓人於室毀傷其藩垣林木必繕治墻宇以俟還及歸融告僚屬昔周人尊師謂之尚父今可咸曰鄭君不得稱名也袁紹一見玄歎曰吾本謂鄭君東州名儒今乃是天下長者夫以一布衣雄世斯豈徒然哉及去紹餞之城東必欲玄醉會者三百人皆使離席行觴自旦及暮計玄可飲三百餘杯而溫克之容終日無

怠

張衡死月蔡邕母始懷孕此二人才貌甚相類時人云
邕是衡之後身初司徒王允數與邕會議允詞常屈由
是銜邕及允誅董卓并收邕眾人爭之不能得太尉馬
日碑謂允曰伯喈忠直素有孝行且曠世逸才多識漢
事當定十志今子殺之海內失望矣允曰無蔡邕獨當
無十志何損遂殺之

傅巽有知人之鑑在房州目龐統為半英雄後統附劉

備見待次諸葛亮如其言

中朝時有人畜銅澡盤晨夕恒鳴如人扣以白張華華曰此盤與洛鐘宮商相諧宮中朝暮撞故聲相應可鑪令輕則韻垂鳴自止也依言即不復鳴

有客相從各言所志或願為揚州刺史或願多貲財或願騎鶴上昇其一人曰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欲兼三者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六下

封氏聞見記

封演

自古帝王五運之次凡二說鄒衍則以五行相勝為義劉向則以五行相生為義漢魏共尊劉說國家承隋氏火運故為土德衣服尚黃旗幟尚赤裳服赭赤色赭黃黃色之名赤者或謂之枯木鷄因名樹為金鷄

秦漢以來天子但稱皇帝別無徽號則天垂拱四年得瑞石於洛水曰聖母臨人永昌帝業號其石為寶圖於是羣臣上尊號請稱聖母神皇后稍加越古天冊金輪

聖神等號至中宗踐祚號應天神龍玄宗即位號開元
神武後稍加為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道肅宗號
光天文武代宗號寶應元聖文武今上號聖神文武則
天以女主臨朝苟順臣子一時之請受尊崇之號自後
目為故事允文允武乃聖乃神皇王盛稱莫或過此既
以為祖父之稱又以為子孫之號雖顛之倒之互有變
易曷曾離此數代之後將無所迴避真元初主上超然
覺悟乃下詔去其徽號直稱皇帝合於古矣近歲百僚

復請加尊號上守謙冲意不許之昔光武皇帝詔羣臣
上書不得言聖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謙冲之德
大矣哉

露布捷書之別名也諸軍破賊則以帛書建諸竿上兵
部謂之露布蓋自漢已來有其名所以名露布者謂不
封檢露而宣布欲四方速知亦謂之露版者魏武奏事
云有警急輒露版挿羽是也宋時沈璞為盱眙太守與
臧質共拒魏軍軍退質謂璞城主使自上露版後魏韓

顯宗大破齊軍不作露布高宗怪而問之答曰頃聞諸將獲二三驢馬皆為露布臣每哂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類擒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捷尤而効之其罪斯甚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然則露版古今通名也隋文帝詔太常卿牛弘撰宣露布儀開皇九年平陳元帥晉王以駟上露布兵部請依新禮集百官及四方客使於朝堂內史令稱有詔在位者皆拜宣露布訖蹈舞者三又拜郡縣皆同因循至今不改近代諸露布

大抵皆張皇國威廣談帝德動逾數千字其能體要不煩者鮮矣

近代通謂府廷為公衙公衙即古之公朝也字本作牙詩曰祈父予王之爪牙祈父司馬掌武備象猛獸以爪牙為衛故軍前大旗謂之牙旗出師則有建牙禡牙之事軍中聽號令必至牙旗之下稱與府朝無異近俗尚武是以通呼公府為公衙府門為牙門或云公門外刻木為牙立於門側以象獸牙軍將之幕置牙竿首懸旗

於上其義一也

官銜之名蓋與近代同當是選曹補授須存資歷聞奏之時先具舊官名品於前次書擬官於後使新舊相銜不斷故曰官銜亦曰頭銜所以名為銜者言如人口銜物取其連屬之意又如馬之有銜以制其首前馬已進後馬續來相次不絕者古謂之銜尾相屬即其義也朝廷百司諸廳皆有壁記叙官秩創制及遷授始末原其作意蓋欲著前政履歷而發將來健美焉故為廳記

之體貴其說事詳雅不為苟飾而近時作記多措浮詞
褒美人才抑揚門閥殊失記事之本意韋氏兩京記云
郎官盛寫壁記以紀當廳前後遷除出入浸以成俗然
則壁之有記豈當是國朝以來始自都省遂流郡邑耶
士子初登榮進及遷除朋僚慰賀必盛置酒饌音樂以
展歡宴謂之燒尾說者謂虎變為人唯尾不變須為燒
除乃得成人故以初蒙拜授如虎得為人本尾猶在脫
體既合方為焚之故云燒尾一云新羊所觸不相親附

火燒其尾則定貞觀中太宗嘗問朱子奢以羊事對
拔河古謂之牽鈎襄漢風俗常以正月望日為之相傳
楚將伐吳以為教戰梁簡文臨雍部禁之而不能絕古
用笈纜今民則以大麻絙長四五十丈兩頭分繫小索
數百條挂於前分二朋兩勾齊挽當大絙之中立大旗
為界震鼓叫噪使相牽引以却者為輸名曰拔河
秦漢以來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馬之屬
人臣墓前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之屬皆所以表飾墳

壟如生前之儀衛耳國朝因山為陵

玄宗朝海內殷贍送葬者或當衢設祭張施帷幙用假
花假果粉人麵糰之屬然大不過方丈高不過數尺議
者猶或非之喪亂以來此風大扇祭盤帳幙高至八九
十尺用床三四百張雕鏤飾畫窮極伎巧饌具牲牢復
居其外

--	--	--	--	--	--	--	--

景龍文館記 武平一

中宗景龍三年正月七日上御清暉閣登高遇雪因賜
金綵人勝令學士賦詩是日甚歡宗楚客詩云窈窕神
仙閣參差雲漢間九重中禁啓七夕早春還太液天為
水蓬萊雪作山今朝上林樹無處不堪攀正謂此也

正月八日立春內出綵花賜近臣武平一應制云鑾輅
青旂下帝臺東郊上苑望春來黃鶯未解林間囀紅藥
先從殿裡開畫閣條風初變柳銀塘曲水半含苔欣逢

睿藻光韶律更促霞觴畏景催是日中宗手勅批云平
一年雖最少文甚警新悅紅藥之先開訝黃鶯之未轉
循環吟咀賞嘆兼懷今更賜花一枝以彰其美所賜學
士花並令挿在頭上後所賜者平一左右交挿因舞蹈
拜謝時崔日用乘酣飲欲奪平一所賜花上於簾下見
之謂平一曰日用何為奪卿花平一跪奏曰讀書萬卷
從日用滿口虛張賜花一枝學平一終身不獲上及侍
臣大笑因更賜酒一杯當時嘆美

四年清明中宗幸梨園命侍臣為拔河之戲以大麻絙
兩頭繫十餘小索每索數人執之以挽六弱為輸時七
宰相二駙馬為東朋三相五將為西朋僕射韋巨源少
師唐休璟以年老隨絙而踣久不能起帝以為笑樂韋
承慶應制詩舊火收槐燧餘寒入桂宮鶯啼正隱葉鷄
闔始開籠

唐制上巳祓禊賜侍臣細柳圈云帶之免蠱毒瘟疫中
宗四年上巳祓禊于渭濱賦七言詩賜細柳圈李乂應

制詩此日欣逢臨渭賞昔年空道濟汾詞沈佺期詩寶
馬香車清渭濱紅桃碧柳禊堂春皇情尚憶垂竿佐天
瑞先呈捧劍人

神龍中安樂公主西莊在延平門外二十里司農卿趙
履溫種殖將作大匠楊務廉引流鑿沼延袤十數里時
號定昆池

高宗誕辰與侍臣賦詩宴樂上曰可識朕意不須惜醉
李嶠等奏曰既陪天歡不敢不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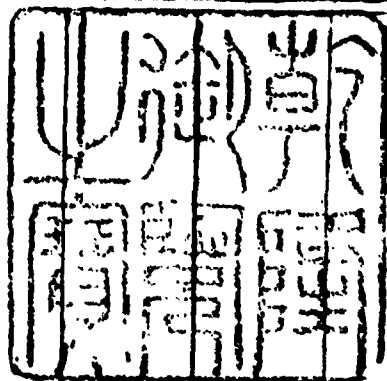
四年春上宴於桃花園羣臣畢從學士李嶠等各獻桃花詩上令宮女歌之辭既清婉歌仍妙絕獻詩者舞蹈稱萬歲上勅太常簡二十篇入樂府號曰桃花行

四年夏四月上與侍臣於樹中摘櫻桃恣其食末後於蒲萄園大陳宴席奏宮樂至宴每人使朱櫻兩籠也

四月上巳日上幸司農少卿王廣輔庄駕還朝後中書侍郎南陽岑義設茗飲蒲萄漿與學士等討論經史

中宗時殿中奏蹀馬之戲宛轉中律遇作飲酒樂者以

口啣盃卧而復起吐蕃大驚



說郭卷四十六下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說郭卷四十七上
下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主事臣陳 墉

謄錄監生臣江 軾